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柳河東集

(四)

柳宗元著

務商印書館發行



柳河東集

(四)

柳宗元著

書叢本義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東先生集

卷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楊凝字茂功，虢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其來。今自京還汴。公作此序以送其往云。

談者謂大梁古大梁之地多悍將勁卒，亟就滑亂。○滑音骨，亦亂也。亟去，吏切。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句二切。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書都小伯藝人表臣，表臣表幹之臣。藝人，道藝之人。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參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楊凝檢校吏部汴宋毫穎觀察判官。是贊以藝人也。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惑，昔元惡大惑也。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與隙同。對揚王庭，貞元十四年冬，凝朝正京師。不踰時而承詔復命。貞元十五年，示信于外諸侯。示一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公時年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字公範。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敦詩。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

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唐史有傳
羣字敦詩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八尺曰仞和氣之發也。稟至和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又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貫字用禮器貫四時字故君子儀之也。清河崔敦詩出清河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子曰克己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憇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闡然而日章。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李建杓直字安平韓泰字安平南陽韓安平韓泰字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爽差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東周謂洛陽振策于邁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敷于王庭敷與揚同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貞元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祕書郎元年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聞歲○聞如驛遊邠壇。邠壇邠州之界。邠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楊朝晟字叔明爲邠寧節度使韓奄。盡護羣校。漢陳平傳。盡護諸將校者。以木爲欄。用笞法筆令。漢景帝詔有司定筆令。不吐強禦。詩柔亦不茹。爲候。盡護羣校。格軍部用之。故軍尉皆以校爲名。用笞法筆令減笞法定筆令。不吐強禦。詩柔亦不茹。

侮鯀寘不
下莫有逗撓前漢廷當當戎逗撓當
註：逗留止也。撓屈弱也。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塵下旗漢書多
作取主公之節越而代之位游瓊御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朝
鄧寧節鷗冠者仰而榮之王以表武士冠也。鷗勇雉也。其鬪一對死乃止。趙武靈
襄二十一年齊莊公最欲與焉虎賁服之徐廣云：鷗似黑雉，出上黨。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
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宓貞元十一登第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
論將帥左傳襄二十二年齊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貞元之七年，並時管記於漢中
新平二連帥府掌書記新平郡卽邠州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
陷河右逼西鄙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積兵備虞左傳不備虞，虞，虞度也。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
蹙投石而賈勇者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門不可曳長裾乎。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
達西戎○拓而能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漢鄒陽傳何王之詩美其事略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而拓
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箭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
揚威命然後談笑蹲俎賦從軍之樂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美其事略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却
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輒中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以文告諭巴蜀民。燕然之文漢和帝時竇憲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
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公謫永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子永也

觀室者觀其隅也。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杜君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爲桂管觀察。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左傳詩書義之府。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大雅抑之詩。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泊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成。謂成式。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詭古委切。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益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閒。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

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時又有范傳式傳規皆中第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公時爲監察御史與傳正爲僚咸悅而尙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旣充金馬盈字石渠公孫洪傳待詔金馬門楊雄傳歷金門上玉堂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祕書也史記金馬門宦者署門旁有銅馬故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曰石渠閣以閣祕書蕭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賦云內設集之署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相如遊于梁司馬相如字長卿景帝朝從游說之上鄒陽枚乘嚴忌之時以費爲郎梁孝王來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梁謀逆乘奏書說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如渤海幸君旣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南容中進士第又膺邯鄲之召蓋本而言之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孟子諸侯朝於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閒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謂君禮于謂臣禮也註云易于雜者未之有入轅門張晏註云軍行以車我同升之友登進士第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東方朔傳齒若編貝粲如貫珠禮記累累琅琅清響交動左右臺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恆病於少文。漢周勃傳。其少文如此。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八年冬，貞元八年余與馬邑苑言揚論大，夫苑何思之後，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轡，于歲切。又音，轡車輔也。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閒，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禮部侍郎知貢舉。明年春，貞元九年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掉鞅字出左傳宣二年，公凡兩用之。遊刃乎文翰之林，刃有餘地矣。風雨生於筆札，生，言動一親，感天下圜視。朋友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內科補文學掌故。揭于南宮，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夏交，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而起圜視謂圜精正視也。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內科補文學掌故。揭于南宮，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輶指秦嶺之路。秦嶺南山，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閏音輸，閭也。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董卓作亂，王粲避難荊州，依劉表。桂枝片玉，晉書都銑爲雍州刺

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說曰：卿自以爲何如？說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礪石言其平也。帶江漢之浩蕩，漢者視之如帶也。以談笑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漢書上林賦第極倦輒然，而景熾氣燠，往卽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一無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漢九江郡在唐屬淮南道，自唐以來以江州爲九江。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漢書班伯在綺襦紈袴，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禮記二十曰：弱冠而遇兄於澤宮之中，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宮者，所以擇士也。註云：澤宮名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史記管仲三戰，鮑叔不以爲怯；漢高祖紀追北，字註章昭曰：北，右臂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說文北，乖也。史記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北，敗也。鄙陋也是知北卽訓乖，訓敗無勞借音。左次陋巷，易師左次，無告。余亟會于其居，易切。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真元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旣升名天官，部吏告

余東游是將乘商於商於卽今之商州其西二百里有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居亦已久矣行益少矣僕不腆善見邀爲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始庶與班肅同年進士公亦嘗有序送之猥稱吾文宜敍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第一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贅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自序詳矣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耽都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勸勤羊至切○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書諸侯朝于方岳此言爲大外傳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爲社左傳寡君中此爲諸侯師嚴震詩魯侯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子重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行敏字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燕喜

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班彪所作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幸奉詩魯侯三年卒見震本傳晏元獻曰宜去王字德宗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下貞元十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子震城協公觀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

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禮記曰入於其廟脩容焉註更莊飾也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左傳溫晉故也。語法本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彿臨望。○彷彿音旁。坐得勝概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懷乎故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生字子重。貞元十三年中第。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聲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穿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詬古切。於是又有切磋琢磨鑛礪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羽之達乎犀甲。如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切。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予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瑴衝牙之響。磬乎琨衡牙之音。類又記。珮玉有衝牙。註。衝牙居中。以前後觸也。璆美玉名。出崑崙。○璆琪幽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華蟲也。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

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在永州作
自可見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宗人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三遷爲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一曰趙昌字洪祚天水人貞元二十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爲安南都護安南卽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轉戶部尚書爲嶺南節度使三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仁我若子姓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姓史記外戚世家或不能成子姓註云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姓謂衆孫也恩禮重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蠱然內傷○蠱許力切傷痛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齊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爲人茲字舒幹抗首文翰端麗一有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漢書韓信傳居戲下註旌旗之下也戲大將之旗○戲亦磨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四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慇惻恭專觀其跡溫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尙書之爲荊州之爲一本止作理字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喜或作震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門謂以車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卷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

同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永後作。時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南涪州卽南零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爲涪州刺史，劉闢反以無備謫永州。後以赦移澧州。○涪音浮。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政。孤子寡婦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御史中丞南雲，邁古人之烈。遇過也。故君自未成童，雲死事，其子承嗣，七歲即授婺州。上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邛，音昂，以別駕歷制施涪二州成童十五以上，云官仕也。任其子而教之，廉以食之也。漢有羽林之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漢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都尉孫邛。其子單以父力戰死，事封餅侯班彪。北征賦弔尉邛於朝那。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秋擊南越死，事封爲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勦寇。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劉闢反。○勦其京切畫，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忠烈雲謚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討贏縮，受譴茲郡。茲郡，永州，卽四年閏三月立郢王寧爲太子。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之志。易裕父之蠱音古。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離於文文詔令。謂合於詔令當量移也。○離是周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拱璧大鼎。老子雖有拱璧以先鼎，馬春秋取郜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 任二字非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曰。解實曰觴虛追而送之江之濱。一本江下無之字詩在詩飲食之。詩飲之食之皆去聲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怠若汝也。其下受若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一本無以字。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民何四字。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一本作老弱寧懷詐暴弭情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三載考績三考黜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判官名巽。自連州量移朗州。朗州卽今鼎州。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憤音隊怒罵切。列於上。惄於下。此恆狀也。○恆切異於恆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巽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舉謫及董溪。以罪聞。巽坐貶。不惑於貌。不愧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恆矣哉。朝廷施恩澤。大字一有。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作末。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朝。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恆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渭唐宗室子此公作于柳州

過洞庭上湘江。湘水名漢志云出零陵郡陽海山北入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灘水零陵○灘力支切出荔浦縣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元和十年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如是耶。如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蜀本無乎二字或作不求獲而已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嚴震字遐聞建中二年拜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四子械協公弼公貺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儀曹禮部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淳礪之誠。礪音厲。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語。嘗獨立。涇濬發清源音。涇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震同平章事。有大勳力盈于族。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太常旗名也。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極人臣之尊。分天下之憂。殿邦坤隅。詩。殷天子之邦。漢中在西爲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黻綻綉之美。黼黻卽繪字也。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